

修行與救恩

菩提樹是釋迦牟尼悟道的所在地。這也引出一個典故：從前禪宗有個弟子神秀寫了一首詩：

“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；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”正當眾弟子齊聲叫好之時，在伙房裏打雜的慧能以另一首詩回應：“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”神秀的詩可說是流露出一種“入世”的心態，強調人的身心要善於發現，善於反省，貴在自知。慧能的詩則反映一種“出世”的態度，凡事看開想通不計較，不管金錢也好，名利也罷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走，所有這些塵世間的得與失都不足為慮。

神秀和慧能對人生都有所領悟，悟出人性道德高貴向善的一面。相對來說，那位親自遇見了主耶穌基督、生命徹底得到改變與更新的使徒保羅，對人性有更深入的看法：

我也知道，在我裏頭，就是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。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願意的善，我反不作。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作。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，就不是我作的，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。我覺得有個律，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，便有惡與我同在。因為按着我裏面的意思 [原文作人]，我是喜歡神的律。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戰，把我擄去，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（羅馬書 7:18-24）

在未信主耶穌基督之前，保羅嚴格遵守律法所定的規條，且比許多同輩更加熱心追求長進。

信主後，保羅才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個蒙恩的罪人，感悟到救恩的可貴。他說：

“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”這話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。然而我蒙了憐憫，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，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作榜樣。（提摩太前書 1:15-16）

基督教與佛教對人生的智慧是有所不同的：基督教以“救恩”為基礎，佛教以“修行”為基礎。佛教是從內心的反思中達到“漸悟”與“頓悟”的境界，基督教卻是從聖靈的光照中“感悟”到自己正處於被罪捆綁與瀕臨滅亡的光景，根本無力向善，而且將來要面對神的審判，實在承擔不起。誰能解決罪的問題呢？保羅吶喊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”但他接着說：“感謝神！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。”（羅馬書 7:25）

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（以弗所書 2:8-9）

朋友，你看出“救恩”與“修行”的分別嗎？🙏（鄭盛光）

分享本文 廣傳福音



GoldenLampstand.org

